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1.01.007

战争·重建·记忆:论《大进军》中的历史叙事伦理

朱云

(扬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摘要:多克托罗的《大进军》是对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大进军的历史再想象。小说以战争宏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体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忆。《大进军》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叙事中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关键词:E. L. 多克托罗;《大进军》;战争暴力;创伤记忆;历史叙事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1)01-0046-07

美国“天才怪诞作家”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盛赞多克托罗(E. L. Doctorow, 1931-2015)是“我们的国家宝藏”,一定程度上因为他再现了美国近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复活了湮灭于美国历史洪流中的众多“他者”。多克托罗2005年出版的《大进军》(*The March*)是他对美国南北战争末期北方军深入南方腹地的历史再想象。对美国内战的历史叙事从未淡出过公众视域。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再次沿用了他一贯的创作风格,即将“历史事实与小说虚构相杂糅,让真实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同台竞技”。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刊于《纽约时报》的书评称其为读者“绘制了谢尔曼臭名昭著的进军中血腥、真实的画面”,让读者从内心深处“理解战争的可怕”。她评价,多克托罗“令人兴奋而又鲜活的故事中,个人的与神话的内容相结合。他不仅以悲怆却直接的细节表达了大进军对士兵和平民的影响,而且创作出了伊利亚特般的战争肖像,将战争

视为人类最原始的灾难”^①。不可否认,虽则小说标题予以读者关于战争的想象,多克托罗实际关注的是战争中的个体生命。《洛杉矶时报书评》说,“多克托罗赋予了这个历史时刻以自由和光彩,……揭示战争的全景中充满动荡、凶残却又奇怪地具有人性……进军本身成为小说的中心角色;它成为旅途与改变的一个意象,将个体置于集体的考验中,而这些考验最真实地揭示了他们是谁”^②。如同许多9·11后的美国文学作品一样,《大进军》“描摹了普通人的灾难体验”^③,书写了历史灾难中的个体与民族。本文认为,作为多克托罗又一部针对美国特定历史阶段的虚构性叙事,《大进军》以战争宏景为依托,借广角镜式的历史全知视角、“大人物”与“小人物”并存的个体视角,融合客观史实与主体或主动或被动的主体感悟,共同再现战争暴力下历史个体存在的不自由,质疑内战神话,彰显战火中的家国与重建所表征的美国现代化转型期的创伤记忆。《大进军》

收稿日期:2020-05-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7BWW047)

作者简介:朱云(1980—),女,江苏扬州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英美小说研究。

①List of book reviews.<<http://eldoctorow.com/the-march/>>

②List of book reviews.<<http://eldoctorow.com/the-march/>>

③杨金才:《关于后“9·11”文学研究的几点思考》,《外国文学动态》2013年第3期。

以“伪文献”的形式凸显个体叙述与见证的历史,还原历史可能的本真面目,展现了多克托罗历史叙事中的他者历史正义观。

一 战争:多重聚焦下的历史暴力

在以往涉及美国内战的史书与人物传记中,这场战争多被描述为美国历史洪流里不可阻挡的进程,再现的是大人物的战争素描。即便是像《美国军队史》(*History of American Army*, James M. Morris, 1990)这样的著作中,其内容呈现的也只是军官史而不可能是士兵史;格兰特将军的《美国内战回忆录》中除却将帅的名字,更皆以“我军”与“敌军”指代所有参战军士。士兵在战争中必不可少却极少在史书中作为个体再现。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曾说过,“历史记住了帝王将相,因为他们破坏一切”,但他也强调,艺术可以记住那些创造了一切的普通人^①。多克托罗的《大进军》便是这样一部在宏大历史画面与帝王将相之中凸显战争主体的艺术作品,以将军与士兵的多重视角审视战争,呈现出可能的历史客观面貌。列维纳斯曾指出,“向本我的还原”中,还“必须发现‘他人’,发现主体间的世界”^②。将军与士兵共构的世界才是关乎进军的主体世界,而将军与士兵的个体形象更能体现战争与历史的真实。尽管罗伯逊谈及美国战争神话时说,无论交战中的南方还是北方,它们都是为了正义而战:“北方为维护国家统一、摧毁奴隶制而战。南方为维护自力更生和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战。”^③但《大进军》中无论南、北方军,上至将军,下至普通一兵,他们视点聚焦下的战争造就的是作为战争机器运作的零部件,是战争驱使的屠戮者,更是战争创伤的经历者与承受者。

如同在《但以理书》《拉格泰姆时代》等早前作品中所做的那样,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将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巧妙再现于虚构叙事之中。马

修·亨利(Matthew A. Henry)说过,多克托罗的小说中“充斥着历史情境与鲜活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存在契合小说内容,有助于作者对历史的质询与重写”^④。《大进军》对谢尔曼将军的再现很大程度上遵从了谢尔曼本人的《回忆录》(*Memoire*, 1875),以他的视角呈现个人英雄主义及取得战争胜利的渴望。他最在乎的是战争的胜利,认为这“空洞而又恐怖的星球”需要他那一代人留下“战争的刻印”以使其获得“救赎”^⑤,因而他本人想要实现的是在这场杀戮的战争中获得永生,“世世代代活下去”。历史中的北方军将领谢尔曼将军是战争神话中的枭雄,是屠戮者,“一心一意地追求胜利,即使这意味着丧失成千上万人的生命”^⑥,然而多克托罗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谢尔曼作为屠戮者的身份,在作品中人物的不定式聚焦下,他不仅具有极为亲民的一面:戴着顶破旧的帽子,军装上落满尘土,叼着个雪茄屁股,在珀尔看来,“根本不像个军官”;他还同样英雄气短:战争过程中,会因为战争的起伏产生自我怀疑;进军过程中会受制于后方的政客;操纵许多人的生死但逆转不了幼子的死亡。这便让这位承受个体创伤的战争制造者对战争有了悲悯之感,认识到这场战争前有史鉴,后还会有来者。他对战争有了“政治、伦理、道德的考量”^⑦,指责其将“我们的儿孙变成枯骨”。被平民化的谢尔曼代表的不是美国内战神话中的超级英雄,而是战争中与众多面孔共存的、陌生化的真实历史人物,他们一起经历并见证着战争的破坏力及其对生命的摧毁。

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阐释创伤与见证问题时提出,“创伤史,究其内在关联,只能发生在聆听他人之时”^⑧。因而,在考量战争创伤时,谢尔曼等历史重要人物的《回忆录》是参考,那些亲历厮杀的士兵的经历同样值得关注。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虚构了众多的南、北方士

①Thompson, Edward Palmer. *William Morris: Romantic to Revolution*. Spectre: PM Press, 2011, p. 173.

②Levinas, Emmanuel.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p. 215.

③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④Henry, Matthew A. “Problematised Narratives of History as Fiction in E. L. Doctorow’s *BillyBathgate*”, *Critique*, 1997(1): 32-33.

⑤Doctorow, E. L. *The March*.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p. 359. (下文引自该书的不再另行标注)

⑥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页。

⑦Marder, Elissa. “Trauma and Literary Studies: Some Enabling Questions”, *Reading On: A Journal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6(1): 4.

⑧Felman, Shoshana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11.

兵形象,以他们的视角呈现他们眼中的这场进军与遭遇战。带领秣粮小分队转战于后方的北方军中尉克拉克,死时怀揣家书,眼望着虚空,至死都不明白期待战俘交换的他们为什么就那么被杀死了。南方兵力不足,如马蒂的儿子一般未成年的无数军校学员被拉上战场,被扇着耳光强迫着走进战壕,上了战场想着逃命。战争于他们而言,远没有所谓的荣耀,为了活下去,他们中一些人甚至不介意自己到底是南方军还是北方军。多克托罗用长焦镜头凸显了这样的南方两个士兵阿里与威尔。他们两人一个因为站岗时睡着,一个因为开小差而与诸多死刑犯共同关进监牢,继而被拉上战场。对于阿里和威尔而言,活着是上帝的旨意,“行军就是生活的新方式”。他们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南军或北军的身份意识,因而行军途中,阿里与威尔的身份会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变化,这具象化地表现为他们在南军北军军服间的频繁更替。他们混迹于哪一方军队时便穿哪一方的军服,唯一的目的在于保命。在阿里与威尔身上,多克托罗赋予了他们在这个碎片式的世界中一丝稳定又可贵的关系。原本没有明确生存目标的阿里友爱地照料着威尔,在威尔死后将为之报仇当成了自己的终极使命。他活着的方式仍是行军,但行军的目的变成了追逐谢尔曼将军的脚步并刺杀他。他选择这项刺杀任务,并非出于对南方军的热爱或是为着某个崇高的事业,只是因为他将威尔视为自己的责任,责任的丧失让他选定了不一样的进军目标。与战争中的将领谢尔曼不同,多克托罗笔下的普通士兵对待战争没有强烈的英雄主义,他们是战争中作为他者的存在。小说中阿里等普通士兵的视角呈现出不一样的个体战争体验,令一个满是碎片的战争世界跃然纸上。

战争带给南方士兵的不是正义感与成就感,而更多的是死亡。多克托罗对战争现场的反复描写,对士兵死亡的刻画,实际是努力“反复圈定创伤现场”^①,凸显战场上的士兵命运。士兵的死亡,对于将军来说,“首先且最重要的,是兵力数字上的不利,抚恤金栏里的一条记录”。而对于

战争这个庞大的“有机体”来说,“无非是在任何生物体中的一些细胞的死亡,永远要被新的细胞所取代”。因而,承载胜利希望的大进军,在北方军军医萨特里厄斯的眼中,也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多节的物体在以每天十二或者十五英里的速度收缩和扩张运动,一个有十万只脚的动物”。形象的比喻突出了士兵就像是一条巨虫中微不足道的细胞,所以才会出现死亡士兵的尸体被“扔到大车上,好像在扔一扇扇牛肉”。对尸体回归动物化的类比与描写深刻反映出人命在战争中的无足轻重。李公昭先生对美国战争小说中的士兵命运探析指出,“当权力集团与战争机器专注于取得战争胜利的‘宏大’层面时,个人的生存与生存状态必定受到忽略,个人的意志、个性与尊严也必定受到践踏”^②。

谢尔曼大军孤军深入美国南方腹地,跨越佐治亚、南卡罗莱纳、北卡罗莱纳三州,沿途实行“焦土政策”,誓要不惜一切代价摧毁南方。作为这一政策的实际操作者,北军士兵不可避免成为毁坏南方家园的暴徒。但对于整个战争而言,他们也只是被驱使施暴,也是承受战争创伤的受害者。同样对于整个民族而言,进军试图令他们踏着的那片土地具有意义,但那场一直进行的进军终究变成了“一个政客的游行”,而内战神话背后隐藏着62万将士的生命。多克托罗借助普通士兵与将军交替的视角共构了融入个体体验的战争史,它残酷但更凸显个体生命,接近历史真实,符合后“9·11”文学作品关注普通人命途的共性,也契合多克托罗始终主张的“伪文献”的历史书写策略。

二 重建:“小人物”透视下的历史浩劫

以内战为写作素材的小说,在美国文学史上并不鲜见。学者罗伯特·莱夫利(Robert A. Lively)在他1957年的专著《小说对内战的征战》(*Fiction Fights the Civil War*)中系统分析了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历史小说如何成为检验、评判与

^①Slavoj Žiž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 London: Verso, 2008, p. 272.

^②李公昭:《机器与战争机器——美国战争小说中的士兵命运》,《外国文学》2013年第2期。

那场战争相关的问题、事件及个体的文学战场^①。莱夫利预见,它仍会吸引未来的数代人,成为他们想象的素材。多克托罗在创作之时挑选美国内战的最后进军为书写对象,概因其在内战与“9·11”事件中发现了共鸣之处——对家园及信仰的摧毁与个体的恐惧。《大进军》赋予那些史书中不可能留有痕迹的南方普通女性与黑人看与表达感受的能力,串联起他们的恐惧,再现遭受战争浩劫的南方创伤史,赋予他们在废墟中重建家园的希望。

小说以不同人物的视点构建了多条叙事线索,交织而成由个体创伤折射国家创伤的历史画卷。多克托罗聚焦南方奴隶主阶层女性遭遇家园巨变后的困境与迷茫,凸显她们丧失家园与亲人的心理创伤。小说开篇呈现的便是北军即将兵临城下带给南方奴隶主们的紧张与焦虑。南方女奴隶主马蒂的内聚焦揭示了她遭遇家园突变时的无措。丈夫约翰·詹姆森将家中一切打包运往萨瓦那,还一把火烧了自己的庄园,除了几个不想要的奴隶,他不给北方军留下一丝一毫。父权制主导下的南方社会中,马蒂能决定的只是如何处置自己的钢琴。她对腾空的屋子感到心灰意冷,被焚烧的家宅令她恐惧地认为自己的生命也随着燃起的烟而飘散。她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被迫参军、性命不保,丈夫也最终因不识时务丧命。北方军的大进军摧毁了马蒂与丈夫、儿子以及家园的联系,是对其原有生活的彻底颠覆。相似的经历也发生在法官的女儿埃米莉·汤普森身上。作为南方贵族女性,遭遇兄长战死,父亲于北方军到来前夕去世,家宅被征用做北方军指挥部,就连家里一直帮佣的女奴都离她而去,埃米莉骤然失去生活中一切熟悉的人与事物,茫然间追随北军军医萨特里厄斯的步伐,依附于对方,却再次饱尝因不被选择而失去的痛苦。多克托罗在此间抛却了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情感化记忆,强调了伴随这次进军而来的无处不在的暴力“破坏了人与人之

间富含意义的人际关系,留下的是难以恢复如初的疏离与痛苦”^②。

战争颠覆了南方奴隶主阶层的安逸生活,令他们在进军的驱逐下割裂与其熟悉的家园的联系。谢尔曼大军进军的目的旨在尽快结束内战,因而,进军也将南方的黑人尤其是奴隶抛入陌生又无望的境地。亚伦·特莱池滕伯格(Alan Trachtenberg)指出,战时的北方强调这是一项事关“联合”的事业,他们称其敌军为“叛乱者”而非蓄奴者,其战争的目标是消除南部联邦的脱离状态,而非取缔奴隶制^③。《大进军》中的谢尔曼承认自己并不是“废奴主义者”,强调他的使命是“摧毁南方叛乱,维护联邦的存在。就是这样,就只是这样”。因而,美国的影像资料中,鲜有黑人面孔出现。但多克托罗在其作品中将他们以个像与群像的形式拉入历史画面,使历史呈现其应有的完整面貌。伴随北方军的进军裹挟而来的是南方黑人被作为报复的对象。农场中强壮的黑人被转卖更远的南方,首先品尝“妻离子散的痛苦”;而那些老弱的黑人则直接被抛弃,白人农场主还焚烧家宅,毁掉黑人的“生计”,令其自生自灭。

谢尔曼大军的到来让黑人萌生出希望与喜悦,正如黑人威尔曼的叙事线索所呈现的,大批黑人因谢尔曼大军而进行了另一场属于黑人的“进军”。成千上万的黑人或乘马车或步行,一路跟着大军朝前走。“有一种没有韵律的节日般的声音从他们当中发出来,愉快的谈话简直好像许多小鸟在一棵大树上欢鸣,从中不时爆发出一阵笑声或阵阵歌声。那是一种集体的兴奋,好像这些人在过什么节假日,正走在去教堂或野餐会的路上。”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自己面临的是南方军的屠杀和被抓捕回去重新成为奴隶的厄运,成为北军眼中的“累赘”。谢尔曼强迫他们离开北方军的行军队伍,让他们在一个还不属于他们的国度里自己朝前走。这场进军和战争将南方黑人的依

^①Lively, Robert A. *Fiction Fights the Civil War: An Unfinished Chapter in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pp. 106-107.

^②Hales, Scott. "Marching through Memory: Revising Memory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War,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2009 (21): 135.

^③Trachtenberg, Alan. *Reading American Photographs: Images as History Matthew Brady to Walker Ev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9, p. 110.

仗连根拔起却又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护和通往自由的道路。多克托罗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称,谢尔曼大军的这场进军是“一场极具毁灭性的军事运动”,它将“整个南方文明连根拔起”,导致了“依附于战争的成千上万的黑人与白人成为难民”^①。因而,进军在某种意义上移除了个体存在的确定性,有意义的人际关系因为家园的沦丧而逐渐消失,造成南北双方同时承受着血亲关系的断裂。士兵、南方白人、南方黑人甚至战争中的指挥官都经受着这场战争带来的丧失亲人的痛苦。多克托罗用他们各自的视点呈现了他们在战争中的迷茫与被抛弃感。

《大进军》质疑这场打着取消奴隶制名义的战争的正义性,它以进军所表现出的流动性,使结局未定,像进军一样始终在路上。它所彰显的是一个行走在路上的民族,是对人性、道德的检验。2005年笔会/福克纳奖的评委会成员赞誉这部作品时称,它“不仅展示了谢尔曼大军在南方的重大的长途跋涉式的进军,而且引领我们长途跋涉般地重温那充满尘嚣与鲜血的过往,于木林间注视那枪管中残留的烟尘和家园被焚烧的烟雾,那里仍存有我们对和平的渴望和救赎”^②。多克托罗在此事实上表达了一种在发掘他者、恢复历史的他性中实现历史正义的观点。作品中诸多的失去体现的是多克托罗试图剥离美国对内战的感伤性外衣,通过具有不同意识形态、代表不同群体的不定式视点呈现一个个普通个体眼中的进军和进军带给他们的伤害,多克托罗再现的是被战争摧毁的文明,是丧失血亲关系的群体阵痛图。但多克托罗并非只向读者呈现破碎的世界。小说中“小人物”的不定视点之下也隐含着作者对丧失血亲关系却重组家庭伦理关系的信心。黑人威尔玛与科尔豪斯组建新家庭并受惠于谢尔曼的政策,这令读者看到了进军破坏力之后重建的可能。黑白混血珀尔与北方小伙斯蒂芬·沃尔什对自由的认识和他们可能的婚姻关系也展示了断裂的家庭关系超越种族进行重建的希望。虽然如此安排

表现出多克托罗的保守立场,但这更能突出他对最基本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守望。

三 记忆:“他者”见证下的历史流变

作为第一场有影像记录的现代战争,影像资料为后世对美国内战的想象与再现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史料。谈及创作《大进军》的灵感时,多克托罗就提到,他是看到一张内战时期士兵的照片而思考要写一部关于内战、思考内战记忆的作品。在美国内战神话中,内战导向的结局是“国家的发展、扩张、进步和‘重建’”^③。S.V.贝尼特(Stephen Vincent Benet)在他的内战史诗《约翰·布朗的遗体》中也曾概括战争的结局是一个道路通达、摩天大楼耸立的“机械的时代”^④。然而,《大进军》的结尾处,谢尔曼意识到,尽管这是一场北方获胜的进军与战斗,但这片曾富有精神意义的土地因进军而变得“散乱和不可言喻”;尽管进军终以北方军的胜利结束,但这片土地却变得“完全没有感觉、没有任何自身目的”。多克托罗曾说过,与进军相伴而生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存在状态,一个颠覆了一切的流动的世界。带给人们稳定的是流动性而非植根于土地的日常生活。人们的身份发生了变化。在这片大陆上,人们此前对这一切闻所未闻”^⑤。《大进军》在“他者”对战争的经历与见证中质疑内战推动社会进步的论调,揭示进军造成的城市空间与文明的摧毁,再现了美国迈入现代化进程中,南北双方经历身份解构与重构的历史阵痛。

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南北方经济模式、价值观念、政治需求等诸方面的问题,导致内战避无可避。谢尔曼的进军,终极目的在于摧毁南方,早日结束内战。出于战略需要,大军奉命“制造一场浩劫,摧毁所有有利于敌人的资源”。因而,在抵达进军最后的重镇——南卡哥伦比亚市时,大军以火烧哥伦比亚的方式,不仅摧毁其军事设施,也

①Grossman, Lev. “10 Questions for E. L. Doctorow”, *Time*, October 2005, p. 6.

②Judges Citation. “2005 Final Book Awards Final”, <https://www.nationalbook.org/books/the-march/>.

③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3页。

④詹姆士·O·罗伯逊:《美国神话 美国现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0页。

⑤Grossman, Lev. “10 Questions for E. L. Doctorow”, *Time*, October 2005, p. 6.

摧毁了公共建筑。南方军同样推波助澜,他们焚烧棉花,使大火更加蔓延。平民居所甚至教堂、收容所等都被肆意纵火,南方黑人姑娘被肆意凌辱,令这一切发生的人如“魔鬼般哈哈大笑”,制造了“这城市地狱”,表现出了“道德沦丧”。多克托罗借助多重人物视角呈现了城市空间的混乱和南方文明的崩塌:谢尔曼感叹,他们在这场战争中除了在毁灭自己之外,什么也没干;北方贫民士兵斯蒂芬·沃尔什认为,战争没有那么神圣、正义;南方白人埃米莉·汤普森视进军中的军队为“一场蔓延的灾难”。以结束战争为目标的大进军是实现林肯总统所表达的美国民族主义与大一统的重要步骤,但正如《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中所评述:“没有哪伙人,不论是联邦军的骑兵、喝醉酒的北军士兵、还是复仇的战俘、奴隶或犯人,可以单独承担烧毁哥伦比亚的责任,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一伙都不能完全逃脱罪责。”^①火烧哥伦比亚奠定了北方军的胜利,也使内战在此后不久结束。然而,这场进军与战争所带来的灾难与破坏,比此前全部战争加起来都要大。

伴随进军的是北方文明对南方文明的摧毁与侵占,是北方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流动。流动性是后哥伦布时代北美神话的中心内容,快速的流动性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无论是社会的还是空间的流动,其目标在于提升与改善,而流动性始终是美国文化中最具影响性的概念之一。考文霍文(John A. Kouwenhoven)称,“我们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进入城市又搬离城市的运动过程,西进又逆向运动的过程,在社会阶梯上上下下移动的过程——长期、复杂又极为快速地连续变化。正是这种连续性及其所滋生出的态度、习惯及形式,才真正是‘美国’一词的真实蕴含”^②。《大进军》中的进军行动本身就是一个富含流动性的意象,它象征着个体、群体及整个民族在流动中寻找方向,对这段历史的激烈再现令读者在时空距离中感受其影响力并实现间离效果。进军在小说中

具有象征意义,表征的是贪婪、无脑的机制,是“非人类形态的生命体”,它完全破坏了历史中这一具有英雄主义性质的概念,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即工业化正快速地改变着战时的生活状况。

当然,多克托罗借进军这一流动性现象表达的不仅是破坏与摧毁,它也预示了新的道路。因为南北双方所经受的集体创伤在他们的身份融合中有了愈合的前景。美国内战中,人们的称谓从“敌军”“我军”,终汇聚成了“我们”这一具有民族凝聚力的国家身份。作品尾声部分,作为胜利方的北军与投降方的南军士兵分享食物,“蓝制服与灰制服终于能够坐在一起谈论他们曾经打过的仗,就好像他们一起干过的什么事,分享过什么东西”。分裂家庭实现弥合。所有人都主动或被动地汇聚于北军的进军行列中。期间有人离散、丧命,有人积极加入,也同样有人获得新生。多克托罗在小说结尾处通过南北方的和解与统一预示了“自由主义新时代的到来,所有的个体,无论阶级与肤色,都将享有希望与机遇”^③。

《大进军》是对美国内战历史的想象,重现了历史画面中消失的众生相,是多克托罗“超级历史”概念的又一实践。历史学家大卫·布莱特(David W. Blight)认为,“历史”一词的含义因使用者所持有的编史哲学而形成差异。对于学术界的专业历史学家而言,“历史”蕴含的意义在于“它是植根于研究中的对过去的合理重构”,这种重构“坚决要求学术训练的权威性和证据性准则”。作为研究领域,“历史”详细考究历史情境、因果关系,以怀疑和世俗化的态度阐释过去^④。在史学发生叙事转向的背景下,这赋予了小说对历史进行重新想象并重构历史的可能。多克托罗在《大进军》中对“大进军”事件、谢尔曼将军等历史人物进行了合乎历史逻辑的叙事再现,将真实事件与真实人物当成历史与文化的符码,借用虚构与想象对历史进行了文化记忆的重组。

^①詹姆斯·M·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下册)》,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08页。

^②Kouwenhoven, John A. *The Beer Can by the Highway*.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72.

^③Hales, Scott. "Marching through Memory: Revising Memory in E. L. Doctorow's *The March*." *War,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2009 (21): p. 158.

^④Blight, David W. *Beyond the Battlefield: Race, Memor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p. 1-2.

不同于美国内战神话与官方记忆,《大进军》呈现的是一部融合了多重叙事视角的群体记忆,揭示的是内战带来的整个国家的创伤经历。小说不仅借助被边缘化的他者之眼暴露了战争对文明与人性的破坏与毁灭,颠覆南方社会结构,造成恒定人际关系的断裂,而且聚焦作为战争主体的军队,刻画从低至士兵阶层,高至统军将领和军队各

阶层与兵种的战争群像,由他们叙说承担施暴与承受战争暴力的双重角色,凸显战争期间的道德秩序与意义结构。战争机器操控着这场进军中的所有人,他们无不在行进中经历着整个民族的阵痛,寻找着进入现代化时期的个体生命与国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

War, Reconstruction and Memory: Ethics of History Narrative in *The March*

ZHU Yu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Abstract: Doctorow's *The March* reimagines the inner war period of General Sherman's military march into the Deep Sout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octorow employs the war narrative to recover the others in the American history and reconstructs the pre-modern America experiencing the trauma brought by war. In addition to the objec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novel endows multiple others with the power of seeing and speaking, exhibiting the individual's non-free state of existence, questions the inner-war myth and rememorizes a history of modern-turn America based on the destruction and rebuilt of home and country. As a "false document", *The March* demonstrates a history witnessed and narrated from individual perspective in an attempt to approach the truth of history, which embodies Doctorow's justice of history narrative.

Key words: E. L. Doctorow; *The March*; violence of war; traumatic memory; history narrative

(责任校对 游星雅)